



图书基本信息

前言

內文試閱1 卻說西京好雨知時節，略帶點春寒的細雨，在二月中左右紛紛而降，冬日蕭條的曲江池，總算是得了一陣及時雨，池畔森林紛紛長出新葉，稍稍透出綠意來，春雨如絮，細細密密地灑落半城人家，微風輕送，便輕輕飄過庭階，降在廊上。

曲江池畔除了寺觀淫祠、義田義祠和幾處百姓聚居處外，其他多是皇室高官或富商的山亭小院，此時還未到曲江遊春旺季，因此大多是一派淒涼池館景象，只有幾處還是門庭整肅的模樣。

李千里三年前買下的山亭在曲江北邊的青龍坊裡，神祕兮兮地隱在荒廢多年的普耀寺邊，隔壁的荒寺蕭索，野狐出沒於長草間，他的這座山亭雖是一派士人風趣，曲院迴廊垂柳寒梅一應俱全，卻全用黑瓦覆頂，器物用具也都整齊簡單得像個死板老道姑主持的女觀。

客觀來說，李千里的曲江生活也跟個死板老道姑沒什麼兩樣。

若不是虞璇璣去年底現身於西京，他的生活也不會有太大改變。

李千里身穿一領暗織行雲團花玄網道袍，剛洗過的長髮半乾地披在布巾上，他四仰八叉地躺在面對著曲江的亭間中，身側放著他從不離身的長劍，半下細竹簾阻擋微雨，十分愜意地享受旬假才有的午睡時間。

沉重的腳步聲傳來，他沒有睜開眼睛，只有右手按在劍柄上，卻聽老僕燕塞鴻的聲音傳來：「郎君，太原王家有信來。」

「誰寫的？」

「郎君內弟，王七司馬。」

李千里睜開眼睛，左手伸直，燕塞鴻便將信遞了過去，他伸手接過一看，就閉了閉眼睛嘆了一聲，那封信不像一般的書信用魚形封，而是用高麗白繭紙裁成長形，封口處蓋著烏泥印，是凶信。

他揭開泥封，果然從裡面抽出一張生紙寫的信： 姻弟柳州司馬太原王七頓首拜，兄秋霜足下：

弟以闇昧，忝於外官五任，久疏問候，伏乞見諒。

昔年姊氏與兄鴛盟不諧，歸返太原三載，乃轉依弟於華州。

又於弘暉五十載嫁作淮西判官陸婦，判官年壽不永，孀姊孤身於陸門無以立足，弟遂於去春遣僕迎至舍下。

姊至柳州，聞流人言，兄已位列臺閣未有正室，恚恨難當，曾欲修書與兄再續前緣，然下筆不能成言，心緒委頓又染時疾，柳州偏僻，弟繁於公務照護不周，遂於弘暉五十九年秋邁疾棄世，得年三十六。

臨終之際，持弟手泣曰：「七郎、七郎，我與秋霜本是良緣，奈何當年棄隴西而就豫章。」

近日思及亡女，更恨當年仳離，我負秋霜，羞以再嫁孀婦對，百年之後亦無顏見於九泉，陸氏待我涼薄，亦不願附。

欲與亡女同葬，汝當為我求於秋霜。

又聞秋霜年近四十未有妻兒，深恐為我母女所誤，汝代我寄語秋霜，逝者已矣，當忘我母女，再結良緣以傳隴西之脈。

」，言畢不語，三日乃卒。

凶信本當親稟，然柳州路迢加以公務在身，不得親見兄面，冬日道艱，乃於開春遣家僕致信於兄，姊氏遺願甚微，望兄念三載文定、四載夫妻之情，允姊與亡甥同葬，如蒙俯允，姊氏雖流離半生，亦得含笑也。

弟王仙程頓首拜上。

「郎君，是誰去世了？」

」燕塞鴻是隴西李家的家生僕，自也明白這是封凶信，小心地問。

李千里屈膝胡坐，信握在左手，右手加額：「倩娘去了……」 「娘子也才三十多歲，怎麼就……」 李千里閉著眼，手指抵著眉心，聲音疲倦無力：「調養不當，水土不服，心緒不安……阿奢啊……我以為當年放了她，憑她太原王侍郎女的身分，不難嫁個好人，沒想到她後來也是彩鳳隨鴉，只嫁了小姓判官，最後竟客死柳州……」

「娘子溫柔貞靜，不慕虛華，若是得個能知疼知熱的人，必不致如此下場，那個判官定是待她壞極了！」



」燕塞鴻氣憤地說，花白的鬍子一跳一跳的。

「我想也是如此。

」李千里睜開眼睛，目光陰鬱：「只是這淮西判官……卻是怎生知道倩娘的？」

」「不會是溫……」燕塞鴻驚呼一聲，見李千里不語，便連忙住口，他畢竟是看著李千里長大的，知道郎君難過，只得岔開話題：「不知娘子歸葬何處？」

」「倩娘遺言，要與阿巽同葬。

」李千里殺氣稍斂，淡淡地說：「阿巽在柳樹下也孤單好久了，有她母親相伴也好，阿奢儘快尋地、尋石工、看石，給她們母女刻碑誌跟石槨，不要用青石，從曲陽買漢白玉，等我撰了誌文就趕緊去刻。

」「怨老奴多嘴，不知娘子是以李夫人還是以王氏女身分下葬？」

要不要進祠堂？」

」燕塞鴻敏銳地問。

梁國官制，五品以上官員之妻皆有封贈，李千里目前的散官銀青光祿大夫與職事官御史大夫都是正三品，三品官員之妻可封郡夫人，不過他的爵位目前還只是成紀縣侯。

若是照例他可以奏請封妻為郡夫人、最少也可以封成紀縣君。

但是王氏在朝廷紀錄中並非李千里的妻子，所以這兩個問題的最大癥結在於李千里還認不認為王氏是他的妻子？」

而朝廷能不能接受他的要求封贈王氏？」

李千里心神一凜，他當然明白燕塞鴻的意思。

當年喪女，即使他悲痛自責，也不曾說起離異，王氏說了三次，前兩次他都婉言相勸，到了第三次，知道她心意已決，而且她父親王侍郎也親自上門來要人，這才寫下放妻書……他可以計較王氏當年的離棄，但是隴西李氏家族願意接受她以亡婦身分入家祠嗎？」

燕塞鴻默默地看著主人，他一輩子都在李家，非常清楚李千里所屬的隴西李氏成紀房的規矩向來最大，人數也最多，李千里很討厭跟家族中人打交道，能避則避，但是祠堂的事是不可能避開的，要讓李家接受王氏成為李氏婦，必有一番周折。

李千里心中也在琢磨，擅自下葬很簡單，但是要把這事公開做，就有些難度了……他思量一下，到底還是橫了心說：「我這就寫信給族老，請他代為周旋，你先安排葬事，等過了千秋節，再奏請追贈。

」「郎君可想清楚了？」

這事不好辦哪！」

」「不好辦也要辦，她半生悲苦，說到底也是因我而起，連這點小事都不幫她做，我沒有臉面見她。

」「娘子地下有知，必定歡喜。

」「只求她不怨我，已是萬幸。

」李千里淡淡地說。

燕塞鴻退了下去，望著窗外又飄起的細雨，李千里想起當年進士及第後，便去拜見岳父，他與王氏的婚姻是族伯在他十三歲就為他訂下，他到了王家，侍郎除了恭喜他及第之外，並沒有叫出王氏與他相見，他心中明白，岳父對他能不能成材還有顧慮，他氣憤地離開了王家，那時也是個雨天……

「郎君慢行。

」一個小婢叫住他，遞給他一把傘：「少娘子命奴婢傳語『今日未見，來日方長，郎君且寬心攻取鴻辭，必有相見之日』。

」雨日贈傘，溫言慰藉，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

那時，他們都是高門華族的少年人，門當戶對，年紀相貌也都相配，也有過一段幸福的日子，她的溫柔，軟化了他對世界的不滿與冷峭。

是什麼時候起，他再也感覺不到她的溫度？」

即使同榻同衾，他剛躺下她早已沉睡，他起身時又不忍心叫起她。

接著，他被指派為京畿道監察御史，而當時京畿附近最重要的軍事單位是鳳翔隴右與涇原三鎮，而三



鎮節度使正是四十年前平陸原兵變的功臣西平郡王李良器，所以他每月都到三鎮去刺探西平幕府的情況，與妻女聚少離多，而後，就發生了阿巽的事…… 他閉起眼睛，默悼著再也無法相見的妻女…… 寂靜中，只有窗外篩糠似的雨聲……



内容概要

聯合推薦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/ 賴瑞和 知名作家、《變身暢銷小說家》作者 / 倪采青 史丹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/ 吳曉恩 《地府皇家聯誼會》作者 / 無患子 拔得女榜狀頭，當上了魁星娘子，虞璇璣終於又離為官之路更進一步！

沒想到第一次進宮面聖，就從老番癩太上皇嘴裡聽到新拜座師李千里不可告人的八卦祕辛？熱鬧滾滾的進士宴，活色生香的裸男正等著虞璇璣「採陽補陰」，正所謂有病治病沒病強身（誤）... 黑心座師將會有何反應？

一個是臉比牆厚、心比墨黑的座師黑心御史大夫，一個是才高八斗、言行大膽的進士及第兼鴻辭及第女門生，師生二人外加平日冷血後媽臉一喝酒就互毆的眾御史、七十高齡的師奶女皇、九十高齡老番癩太上皇與三萬京官、五萬外官跟無數小民百姓，綜合成一場華麗大亂鬥的官場kuso記！



作者简介

謝金魚 爆走金魚，現職為清華大學歷史所研究生。
天蠍座AB型。

因為血型是AB型，似乎呈現雙重人格的傾向，寫作上偏愛華麗精緻的文字與情節，但是現實中是個常常少根筋的傢伙；興趣有點老年化趨向，喜歡待在家裏聽戲，但不妨礙成為周星馳的忠實粉絲；雖然學歷史、寫歷史故事，但是平日以惡搞歷史人物為樂，秘密野心是出一本書名很惡俗的《武大娘的兒女們 - - 你不可不知的唐代Kuso史》。

章节摘录

2 春雨篩過曲江、越過城牆，直漫到南山腳下。

雨水帶著薄薄的涼意，若從南山一路飛馳，直上龍首原，雨絲打在臉上身上，雖有油衣蔽體還是免不了手腳盡溼，一般人都不喜歡在雨天趕路，但是對虞璇璣來說，雨中趕路是她的最愛。

其因無他，因為她不會游泳又喜歡泡水，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淋雨，回去後再稍作梳洗就可以了。

虞璇璣眼下心情暢快無比，一個月前考完進士試，交上策論卷子，李千里沒有臭臉相向，反一迭連聲「好徒兒」，她就知道此番上翠微的三十仙材中，她這尾小雜魚就算不掄元也不會落榜了。

於是她這一個月都輕輕鬆鬆地在西京閒晃，找同年飲酒、烹茶、賽棋、賭雙陸、逛集市、聽變文、玩蹴鞠、打馬球……總之是吃喝玩樂樣樣都來。

女士子們中也早有傳言，女進士們為聯絡感情，照例在相識宴、燒尾宴、聞喜宴、櫻桃宴四大宴後，舉辦紅妝會入會大典——玉臺宴。

紅妝會就是女進士們的組織，因為人數到目前也還不滿四十，如果不團結起來，怎麼拼得過臭男人的牛黨馬會豬朋狗友？

所以，玉臺宴由上一屆的女進士作東相請，據說不只吃喝玩樂，連嫖帶賭都會安排下去，但是詳細情況如何，參加過的人都只是紅著臉微笑不語，因此不只女士子躍躍欲試，男士子們中也不乏有人想假扮女子混進去的，可見這玉臺宴風光旖旎，其樂無窮。

看到此處，看官不禁要問，為何取名玉臺宴？

這便要問此宴的發起人，那位現任御史臺殿中內供奉的郭供奉了，郭供奉曾言：「玉臺便是仙境，我等女進士可說是蕩地驚天之俊才，有如天仙一般！

所以玉臺宴自然要安排得仙境一般。

怎麼能學臭男人宴會自稱燒尾？

什麼叫燒尾，其意有三：一是虎化作人需燒去尾巴、二是新羊如群需燒去尾巴以求融入、三是魚躍龍門燒去魚尾。

簡單來說，全他娘是一票畜生，實在是臭男人與畜生沒什麼兩樣。

所以，我把此宴取名玉臺，以示分別。

」虞璇璣對這玉臺宴也是期待得很，無奈時日未到，也只能乾等了。

這幾日已逛得無處可去，猛地想起那賣麪翁來，於是昨日便上得南山訪那老翁，與老翁夫妻暢飲杯巡，說起酒中大道，更是一發不可收拾，索性住了一夜，吃了中飯才告別老翁下山來。

虞璇璣駕著霜華，一邊淋雨一邊哼著名利味非常重的一首小曲：「長伏氣，住在蓬萊山裡，綠竹桃花碧溪水，洞中常晚起……聞道君王意旨，山猿野鶴同喜……得謁金門朝帝京，不辭千萬里……」

雨越下越大了，霜華奮力跑了幾步翻上龍首原，遠遠就可看見芙蓉園的亭台樓閣，虞璇璣策馬入了啟夏門，守軍雖見她滿頭溼髮，但是也懶得冒雨出來攔她，便從城門洞中揮揮手讓她過去。

虞璇璣本想沿著啟夏門街去大業坊尋李寄蘭討杯水喝，剛要過去就想到李寄蘭這兩天被一位郡主請去祈福了，大約沒這麼快回來。

略一思忖，馬頭右撥，穿過通濟坊通善坊，本待到了青龍坊往左轉，上望仙門街直走，就可到平康坊東門。

經過青龍坊西門前，虞璇璣不經意地往右看，瞄見那題著「青龍坊」的坊門時，勒住了馬韉。

霜華不悅地噴了噴氣，馬蹄子用力扒了扒，濺起一片泥水，前面一乘牛車上的車夫生氣地說：「小娘子，妳進不進青龍坊？

我家娘子趕著去赴宴哪！

」那牛車攔在正中還能走的道上，虞璇璣不能往旁去，因為旁邊積水太深，怕霜華打滑，只得先進了青龍坊再說。

那乘犢車經過時在虞璇璣身邊停了下來，有人撩起繡帷：「璇璣？

」「咦？

慧娘姐姐？

」虞璇璣看了看，認出是住在雲深曲前端的狹邪女魚慧娘，她早就贖了自身，也養幾個小妓自當假母



，並不常出來赴會：「姐姐來青龍坊赴會嗎？」

「是啊，禮部陳員外邀的，老朋友了，妳要去哪？」

「呃……來找人。」

虞璇璣隨口說。

「不會是來找妳那冤家吧？」

慧娘抿嘴笑著，見虞璇璣一臉迷糊，嗔笑著說：「就是御史大夫呀！」

不都說妳是他的逃妾嗎？」

「姐姐看我像逃妾嗎？」

「很像啊！」

「爛舌根的。」

虞璇璣啐了一口，又免不了好奇地問：「他住在青龍坊？」

不是聽說住親仁坊嗎？」

「還說不是冤家，妳連人家住親仁坊都知道，這幾日不在家，原來續前緣去了？」

慧娘說話本就葷腥不忌，又被虞璇璣笑罵回去才說：「聽陳員外說，妳那冤家在鳴鳳曲有個山亭，陳員外有時回家會看見他……欸，我說，妳要去見他，可不能就這麼亂七八糟地去，披頭散髮，鬼打了似的，別倒了人家胃口！」

換件羅綃半臂紅袖衫，把裙繫得低些……」

「姐姐再胡說，我可不去妳那裡喝酒啦！」

虞璇璣氣得跺腳，霜華不安地動了動。

慧娘笑得彎腰，連聲說：「好好好，我走啦！」

明天晚上來我家吃果子。」

牛車走了，虞璇璣站在雨中，一時無處可去，青龍坊中的酒肆她不熟，不敢隨便亂去，怕被當成隻母金龜大殺一陣，猛地想起慧娘說李千里住在鳴鳳曲，心頭一震……

「鳴鳳曲中只有一座廢寺、一座義祠跟一座山亭……難道他是江月山亭的新主？」

虞璇璣低聲說，猛聽得遠處一陣雷鳴，眼看著大雨將至：「去鳴鳳曲看看，不行還有普耀寺門能避雨。」

主意已定，拍馬便往青龍坊中去了。

鳴鳳曲在青龍坊東近曲江處，虞璇璣已有十多年沒來，花了一番工夫才找到路，雨已是下得五尺外不見物了，好不容易認出普耀寺山門，竟是光禿禿的連瓦都掉光了。

向內一相，雜草叢生不說，房梁半塌，已不是當年還至少有個寺廟的樣子，裡面黑洞洞的，虞璇璣本就怕鬼，又沒有李千里仗劍橫行的本事，若是遇上了幾個寄居在寺中的乞丐流浪漢胡攪蠻纏可不好，只得再往前去。

又走了幾十丈遠，看見一片完好的圍牆，抬頭望去，雨幕中依稀可見黑瓦白牆，仍是當年模樣，虞璇璣鼻頭一酸，淚水竟奪眶而出，霜華怎知她的心事？」

只東顧西盼地往前走想找個有屋頂的地方避雨，竟把虞璇璣載到了山亭門口。

黃木三層斗拱搭起的亭門，粉牆黑瓦，只漆著底漆保留原色的木門，就連匾額都是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清瘦行書「江月山亭」，虞璇璣忍不住伏在馬頸上大哭起來。

門房小廝聞聲出來查看，只見一個女子騎在馬上，髮髻盡溼，幾縷髮絲垂下來，看起來很是狼狽，又抱著馬嚎啕大哭。

小廝嚇了一跳，青龍坊本就常有鬼怪之說，傳說下雨的時候常有跳水女鬼出來作祟，連忙砰地一聲把門上門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入內通知燕塞鴻：「老……老老執事，見見見見鬼了……」

「好端端的哪來的鬼？」

燕塞鴻沉著臉說。

「門外有個女子，披頭散髮在哭呢！」

是不是趕快請個道士來？」

「胡說八道！」

燕塞鴻斥了一聲，轉念一想：「她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我沒問……沒敢問。」



」 「糊塗！

人家如果是來找郎君訴冤的，你這不是誤事嗎？

」燕塞鴻三步併做兩步，打開大門，果然見一個女子長髮披面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在大雨中顯得十分詭異，只得硬著頭皮說：「娘子、娘子，妳有什麼事嗎？

」 「沒沒……沒什麼，老丈不用理會，我這就走……」虞璇璣抽抽搭搭地說，一邊搖頭也不下馬，突然，楞楞地從打開的門看了裡面一眼，又止不住地嚎啕大哭起來。

燕塞鴻也不知怎麼辦才好，又想起李千里曾交代，若有人來門口哭或欲言又止，必有冤情要訴，要特別注意……可可是他從沒遇過有人來訴冤，那眼下這位該怎麼處理才好？

燕塞鴻稍稍往後退，對那門房說：「你去請郎君來，說有人要訴冤。

」門房應了一聲，連忙去叫李千里來，燕塞鴻只得絞著手站在那裡看著虞璇璣泣不成聲，忽聽得一陣腳步聲，果然是李千里急急趕來收訴冤狀好處理掉哪個官，一走出來也嚇一跳，真是見鬼了！

哪家的女子？

被搶了嗎？

定睛一看，認清了人，便從門房處隨便抽了把傘出去，一把扣住馬轡：「徒兒！

」雨聲太大，虞璇璣沒聽見李千里喊她，兀自抱著霜華哭得撕心裂肺，李千里靠近才看見她竟在雨中哭得像個沒娘孩子，心知她是看見了山亭觸景生情，心頭一軟，回頭招手，門房與燕塞鴻便過來，李千里把傘交給燕塞鴻：「給女官人遮雨，阿六，拉好了馬。

」門房與燕塞鴻應了一聲，李千里自繞去另一邊，把她的腳從蹬上拉開，回到這一邊攔腰一提，就把她從馬上提下：「徒兒，別哭了。

」虞璇璣站定了，才抬起頭，雨順著他的髮梢落到她頭上，她眼中早是淚雨難分：「誰？

」 「李千里。

」李千里說，虞璇璣聽到這個名字，才回過神來，用力抹了抹臉，他說：「進來。

」說完，李千里便回身走入山亭，燕塞鴻見虞璇璣還有些恍惚，連忙將傘塞到她手上：「小娘子，天涼，快進去吧！

」虞璇璣應了一聲，拾階而上，李千里已叫來小廝：「讓廚上燒薑茶，送到西院，另外，讓燕阿母備衣衫給虞官人。

」小廝去了，李千里才回身：「這邊走。

」說罷，便逕自去了，燕塞鴻見虞璇璣身上都是溼的，拿了油衣給她：「女官人，請隨我家郎君去吧！

」虞璇璣謝了一聲，跟著走了，那門房看傻了眼，困惑地問：「老執事，郎君為何叫那女官人作徒兒？

」燕塞鴻搖搖頭，目送著這師生二人離去。

李千里領著她穿過幾重亭臺，虞璇璣沒有理他，只是一邊哭一邊用一種哀傷的眼神看著山亭中的一切，這些都曾是她的……她喜歡坐著看雨的黃木美人靠、她喜歡聽的簷角風箏、她喜歡邊背書邊漫步的迴廊……曾是她的……都不是了……親手佈置山亭細節的母親、將她捧在掌心視若珍寶的父親、帶著她在山亭間探險的姊姊……曾在她身邊的……都不在了……好冷……虞璇璣顫抖著，就像小時候不小心落入曲江那樣徹骨徹心的寒冷，好像已經不在人世，是一縷糊塗的幽魂，渾渾噩噩地徘徊，嚇了人還以為自己活著。

李千里不時回頭看她，她的眼神從驚惶、痛苦、迷惘、哀傷到現在的淒豔，可以有一雙眼睛呈現出那麼多的感情嗎？

他領著她來到一處小院，他自己從沒住過這裡，但是一直讓人打掃。

走進去的瞬間，他沒有回頭，卻不意外地聽見她崩潰的哭聲。

因為這是她從前的房間。

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「平民的生態、官吏的閒談、城市的地貌，圍繞著『如果女性可以為官？』的假設，鋪陳一個士人到官員的生命旅程，生動而有趣。」

—— 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/ 賴瑞和 「《拍翻御史大夫》彷彿一門精彩的唐史課，將不熟悉唐史的讀者，帶入中唐世界中。」

至於熟悉唐代的讀者，將更能在書中看到不少重要唐人、典故的影子，享受另一層的樂趣。」

—— 史丹佛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/ 吳曉恩 「金魚以豐富的學養、縝密的態度、聰慧的幽默，及高超的文字功力，援現代思想寫出古典風韻，呈獻給讀者一篇顛覆以往的



编辑推荐

本書特色 作者虛構了一個大梁朝，但實際上是以唐為本，出現的眾多人名、地名，藉由同音異字的趣味，起了正說野史對照的效果。

不懂歷史的人可以自在看故事，懂歷史的人自然也能看出些門道。

故事節奏輕快，人物詼諧逗趣，女子可以科考入仕的設定，滿足許多讀者的想像。

此外，有別於一般以青澀少女為主角的輕小說，本書女主角是貨真價實煙視媚行的熟齡才女，她和密友李寄蘭，以及女性同事之間等各種大膽豪放的言行，讀來可謂大呼過癮。

表面上是架空的大梁朝，骨子裡卻是實實在在的唐朝，作者謝金魚紮實專業的史學背景，讓她筆下的大梁顯得無比熱鬧鮮明。

跟著虞璇璣的腳步，我們看到的將不只是熟男熟女的愛情故事，還有中唐之後的庶民百官、京師藩鎮、民生官場……作者說，這是個「只知挫折，不知失敗。

」的時代，令人著迷的唐代風情畫，就在《拍翻御史大夫》。

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